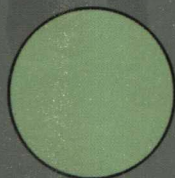


女牢滋味

王梓夫小说精品

王梓夫 著

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

女牢滋味

王梓夫小说精品

王梓夫 著

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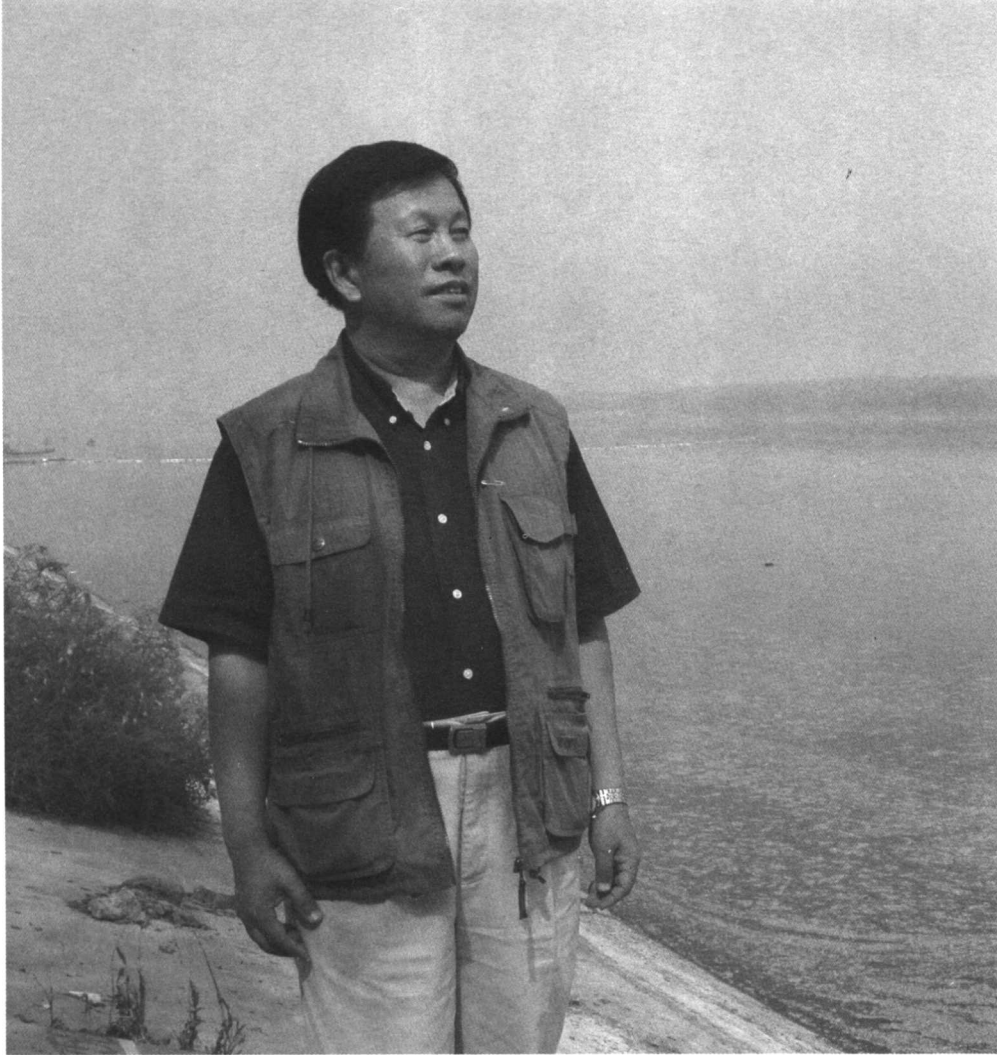
女牢滋味/王梓夫著. —哈尔滨:北方文艺出版社,
2005.10
(王梓夫小说精品)
ISBN 7-5317-1873-1

I. 女... II. 王... III. 中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114361 号

女牢滋味(王梓夫小说精品)

作 者/王梓夫
责任编辑/宋玉成 刘薇
封面设计/李晓东
出版发行/北方文艺出版社
地 址/哈尔滨市道里区经纬二道街 17 号
网 址/<http://www.bfwy.com>
邮 编/150010
电子信箱/bfwy@bfwy.com
经 销/新华书店
印 刷/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/787×1092 1/16
印 张/27.25
插 页/2
字 数/420 千
版 次/2006 年 2 月第 1 版
印 次/200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/39.80 元
书 号/ISBN 7-5317-1873-1/I·1733



王梓夫 北京通州人，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。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《异母兄弟》、《漕运码头》、《遭遇复仇》；长篇报告文学《生命之光》、《兴旺之魂》、《大运河启示录》；长篇纪实文学《净化神圣的国土》、《仇城》（与人合作）；中短篇小说集《昨夜西风》、《蜜月日记》、《都市里的11种爱情》、《格外》、《王梓夫小说选》、《男人气象》；《王梓夫自选集》（1~3卷）；散文集《往事门前》、《感悟生命》；《王梓夫影视剧作选》；长篇随笔《寻求活法》；话剧《女儿行》（合作）、《夏威夷酒家》、《妃子楼》、《红河谷》及电视剧多部。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北京作家协会理事，北京通州区文联名誉主席，北京西城作家协会副主席，现供职于北京人民艺术剧院、国家一级编剧。



目

录

女牢滋味

1

蝉蜕

50

心狱

74

你别让我失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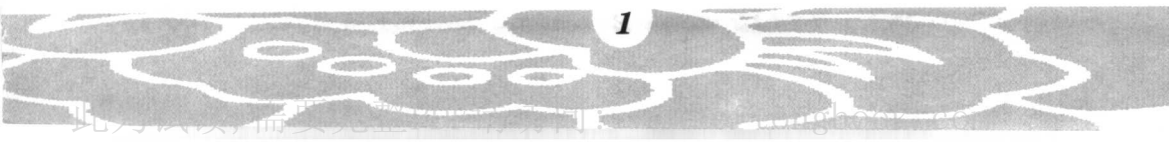
104

荷魂

136

野河

162





目 录

结义兄弟

202

审判

244

无风无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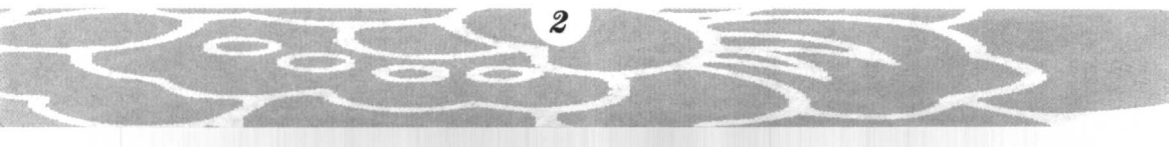
273

在圆明园废墟上

314

天涯断肠人

357



女牢滋味

一

蛇儿睁开眼睛,感觉告诉她,她依然活在这个世界上,可世界已经对她换了一副新的面孔。

四面是冰冷的水泥墙,身子底下是半尺高的水泥台,她们叫它大铺,也是冰冷的。大铺上拥挤拥挤地睡着二十几个女囚,她是最靠近里边的一个。她身边就是水池、马桶,这是女囚们排泄、洗澡和洗衣服的地方。湿漉漉的骚臭裹着她的全身,她恶心得一阵眩晕。监狱有监狱的规矩,凡是新来的人都要睡在这最里边,除非你敢跟牢头挑战。

突如其来的欢唱使她清醒过来,百灵鸟第一个跳到水池旁,没排泄,也没洗漱,却引颈高歌、手舞足蹈地迎接着新的一天。水池上面是个一米见方的小窗,用铁栏封着。值勤的战士们就在那铁窗上面巡逻。早晨的阳光筛下了一片橘红,百灵鸟几乎什么也没有穿。她的身材姣好得无可挑剔,皮肤光滑白皙,乳房丰硕挺拔。她扭动着腰肢欢唱着,发泄着青春的活力,也发泄着被压抑的欲望。

似乎是在有意地跟百灵鸟配合,晓晓又冲着牢门发泄起来。她穿着睡衣,光着脚,挥着拳头,拼命捶打着那紧闭的铁门,声嘶力竭地哭叫着:“开门,开门,放我出去,我没杀人,我没杀人……”

百灵鸟唱着,晓晓哭着,唱和哭都如此地投入,组成了一种荒诞的和谐。

叶枝琼光着身子来到水池旁,默默地冲起了凉。在橘红色的阳光下,晶莹的水珠在她那光滑的肌肤上滚动着。她用两只手轻轻地揉搓着那一对美乳,微闭着眼睛,沉迷在一种自恋的冲动中。

翠翠扭着细腰来到了铁门前,把哭叫着的晓晓扒拉到一边。晓晓立即安静下来,卑怯地看着她。翠翠在进来前是个妓女,蛇儿不明白晓晓这

个杀人嫌疑犯为什么怕翠翠。真是一物降一物，监牢里净是怪事。

翠翠的声音甜得发腻，让人听了身上痒酥酥的。不知道男人听到是一种什么感觉。此刻，牢门外正好有一个男人。那是个扫院子的老伯，总有五十多岁了，长得高高瘦瘦的像个大虾米。翠翠自称每天都要有几个十几个男人伺候她，离开男人一会儿，她的皮肉就发痒。在牢里，最让她受不了的是身上沾不到男人。

这会儿，翠翠冲着扫院子的老伯发起了嗲：“田大叔，你过来，过来呀……”

扫院子的老伯朝这边扫过来。

翠翠改变了对老伯的称呼：“田大哥，你看我漂亮吗？你要不要我呀……”

老伯掉过头朝回扫着。

翠翠急了，更加放肆地叫着：“别走呀，田田，我的田田，你是甜甜，我是蜜蜜，咱俩是天生的一对。过来呀，过来我给你‘打飞机’……”

看守过来了，挥着警棍冲翠翠吼叫着：“你要是再叫，我把你关进小号！”

翠翠真不愧是翠翠，她仍然用那肉麻的声音说：“干事，行行好，你就让我叫他两声吧，我保证不干坏事。这么长时间没沾男人了，我实在受不了，求求你了，干事……”在牢里，管看守一律称干事。

干事不理她，她更加得寸进尺：“干事，给支烟抽吧，给支烟我就不叫了。”

干事转过身走了，翠翠扯着酸溜溜的嗓子唱起来：“哥哥你要走，就带我一起走，到海角，到天涯，我不松哥哥的手……”

蛇儿奇怪。在此之前，她一直以为关在牢里的都是一些蓬头垢面、丑陋无比的凶神恶煞。没想到，这里面还有这么多年轻漂亮、聪明诱人的尤物。

牢房里突然安静下来，百灵鸟不唱了，翠翠也闭上了嘴。阿英站起来，看看这个，又瞧瞧那个，手里抡着一根宽宽的皮带，恶狠狠地说：“老子今天身上不舒服，要打人……”

话音未落，她的皮带便落在了丽萍的脸上。丽萍那鲜丽的脸颊立刻被鲜血染红了。她一声都不敢吭，任鲜血在她的脸上默默地流着。

阿英挥着皮带，又朝北京老太走去。北京老太急忙掏出烟来，一脸无

耻地谄笑着递给阿英。阿英在接过烟的同时,还是朝北京老太的肥腰赏了一皮带。

阿英是牢头,是这二十几个人的女皇。她想打谁就打谁,谁都得服服帖帖,她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。

蛇儿看着阿英朝自己走过来,浑身不由得悸动起来……

二

我只想坐牢。

说这句话的时候,蛇儿是在海口人才交流中心的地下室里。曾几何时,海南岛这片蛮荒而神秘的土地,改革开放的大门一开,便如同灰姑娘穿上了红舞鞋,一夜之间便成了倾城倾国的美色,令数以十万计的淘金者、寻梦者、猎艳猎奇者和心怀叵测者趋之若鹜。几乎所有的人都是怀着实现和发展自我的雄才大略而来的,可等待他们的几乎又都是冷酷和失望。这些扛着大学文凭和揣着八斗之才的精英们很快就发现了,在这片心向往之的土地上,不要说创造辉煌,连找张床板混口饭吃都非常艰难。于是,当地政府设置的人才交流中心地下室,便成了他们继续做梦的栖身之地。

蛇儿也像不少等待幸运女神的不甘心者一样,白天出去卖报纸,赚一餐两块钱一盘的扬州炒饭;晚上回到地下室不断完善着设计自己的方案。这种设计有如三年困难时期的精神会餐,用多姿多彩的白日梦来填补精神的饥渴。有人说想办公司,当总经理;有人说想自己办报纸、出书刊;有人说要承包一块土地去种芒果;也有人说要把海南岛当跳板冲出亚洲走向世界……

当人们问到蛇儿的时候,蛇儿说,我只想坐牢。

没有人相信她的话,都以为她在开玩笑。在这群刚刚走出学校大门的寻梦者当中,蛇儿被公认是个才女,又是个女性十足的女孩。这样的女孩该听到坐牢二字就表现出失魂的惊叫才对。谁能相信她会坐牢呢?

蛇儿是来自西子湖畔的女诗人,诗写得缠绵婉约,表现出一种对爱的追求而不是对牢房的渴望。她来闯海已经是惊人之举了,她在一家报纸的文艺版当编辑。工作轻松体面而又受人尊重,且收入也不低。她长得不十分俏丽,可很有味道。这种味道提高了男人的品位,也更吊起了男人

的胃口。因此，她身边追求者除了才子便是“款哥”，望而却步者无计其数。放弃如此优越的条件，单枪匹马地来闯海，难道仅仅为的是经风雨见世面吗？她给许多人留下了一个不解之谜。

坐牢的机会终于来了。有人给蛇儿介绍去卖一种新报纸，说利大，可以对折。蛇儿跟着人进了一家私营的小旅馆，在一个烟雾弥漫的房间里，坐着几个自命不凡的男人。他们办了一份所谓《海南丑闻报》，请蛇儿为他们当总发行。蛇儿拿起一份散发着墨香的报纸读了起来，越读越觉得不对味。上面登的所谓丑闻，大多是海南的总经理如何诱奸来闯海的女孩子。尽管是道听途说，可又多是真名真姓真故事。蛇儿觉得这报纸既 not 合法又无聊，便与他们争论起来。

蛇儿虽说是个很女人味的女孩，可她毕竟是诗人，好冲动，感情用事，又有为捍卫自我意志而献身的精神。那几个翩翩才子更是能言善辩，气吞山河。于是，正反双方越争越激烈，越辩嗓门越大。终于将夜间巡逻的公安人员招来了。

公安人员进来以后，见满屋烟气腾腾，几个男人围着一个女人粗脖子红脸，原以为是一起花案。问蛇儿，蛇儿说他们在为不同的观点争论。于是，床上那一大摞非法报纸便引起了公安人员的注意，几个人连同那摞报纸便一齐上了警车。蛇儿本可以为自己辩护的，她没有。到了公安局收审登记的时候，她依然没说什么。这样，公安人员自然将她当成了同案犯。

她想坐牢，坐牢却原来如此简单。

三

阿英来到蛇儿的面前，看了看她，没有抡起皮带朝她的身上抽，却笑眯眯地问她：“新来的，你叫什么？”

蛇儿告诉了她。

“犯的什么案？”

蛇儿说是非法出版报纸。

“这么说你是政治犯了？”

蛇儿没言语。她也不知道自己属于不属于政治犯，她似乎记得中国的法律上没有政治犯。

阿英仔细地打量着她，不无嘲讽地说：“文质彬彬，干干净净，细皮嫩肉，是个知识分子对不对？”

蛇儿说自己是大学毕业。

“在家干什么工作呀？”

蛇儿说是报社的编辑。

“嗨，还是个高级知识分子呢！讲不讲卫生呀？”

蛇儿听不懂。

“我问你讲不讲卫生？”

蛇儿莫名其妙地说：“啊……那……那当然。我喜欢干净。”

阿英凶恶起来：“喜欢干净就得自己动手！你们这些人，在外面都是太太小姐地当着，有使唤丫头伺候着，到这里面，就得放下你的臭架子，你懂不懂？”

蛇儿依然茫然地看着阿英。

阿英用皮带指着晓晓：“喂，号丧鬼，别哭了，过来，把这只马桶刷干净。”

晓晓唯唯诺诺地朝马桶走过去。

蛇儿这才注意到，水池旁边放着两只木马桶。

阿英又用皮带指着蛇儿：“你过去，看看她是怎么干活的。”

蛇儿默默地起身，走了过去。

马桶已经满满的了，里面除了尿尿，还有女人用过的浸着黑血的药棉花，以及卫生纸一类的污物。蛇儿顿时觉得一阵恶心，她强忍着，将目光移开了。

阿英的皮带挥过来：“看着，瞪着两只眼睛看着！”

蛇儿只好屏着呼吸看着。

晓晓提起一只马桶，打开角落里的一个铁盖，将污物倒进地沟里。然后，又到自来水龙头下接水，弯下腰，用两只手洗刷起来。

蛇儿再也忍不住了，肚子里一阵翻江倒海，张着嘴呕吐起来。

她觉得背上火辣辣地灼痛，阿英的皮带第一次抽在了她的身上。

“把那只马桶刷干净！”阿英凶狠狠地命令着她。

蛇儿没动。

阿英挥着皮带警告着她：“别以为自个儿是个人儿似的，进来了就别想再当人！”

蛇儿无奈,弯下腰提起那只马桶,闭着眼睛往地沟里倒着污物。可当她来到水龙头前的时候,却怎么也不能把手伸进马桶里。

随着噼里啪啦的响声,阿英的皮带一连串地抽在她的身上。她眼前一黑,便倒在了地上。开始她还觉得身上疼,疼得她大喊大叫。没想到,阿英是个虐待狂,她越喊叫,阿英抽得越起劲儿。到后来,她身上已经麻木了,只听见皮带刮风般地响,却不觉得疼了,好像皮带是抽在了别人的身上。阿英直到抽累了,才住了手。

蛇儿瘫软在地上,一动都不能动了。阿英用那尖尖的皮鞋朝她的胸口上踢着,命令她爬起来去刷马桶。蛇儿不动,她想反正打也挨了,马桶是不能再刷了。

阿英急了,高喊着:“你装死是不是? 来人,把她装进马桶里,看她还嫌不嫌脏!”

阿英一声令下,呼啦啦跑过来一群人,有的拉胳膊,有的伸腿,有的揪起她的头发,把她的脑袋使劲往马桶里塞着。一阵恶臭灌满了她的心胸,她拼命地挣扎着,摆脱掉马桶,哭叫着哀求人们放过她,甚至挣脱着人们的拉扯跪在了地上……

阿英终于发话了:“行了,剩下的活儿让她自己干吧。”

人们离开了,她仍然跪在地上。

在她的记忆里,这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下跪,第一次像奴隶一样地求饶。她是向马桶下跪,向马桶求饶。她已经感觉不到屈辱了,所有的屈辱都被钻心的疼痛代替了。阿英还在威逼着她,她明白她不能反抗,反抗只能招来更残忍的惩罚。她强挣扎着站起来,提起马桶,也像晓晓一样,把手伸进肮脏的马桶里……

她把这一切做完了,便躺在了自己的床位上,身上依然火烧火燎地疼痛。她不想哭,也不觉得委屈,她只是像僵尸一样默默地躺着。

我只想坐牢。

她耳边忽然又响起了这句话,她怀疑这句话不是她自己说的,是别人强加给她的,就像别人把她的头使劲往马桶里塞一样。

她终于明白了坐牢的意义。在这五米多高的水泥笼子里,你首先失去的不是自由,而是做人的资格;你首先受到惩罚的也不是肉体,而是与生俱来的尊严。

四

蛇儿后悔了。

监狱可不是个随便进进出出的地方,进来不容易,出去更难。她想声明,想申辩,没有人理睬她。她进来一个多星期了,一次都没有被提审过。在海南,她又举目无亲,谁能救她呢?

她想到了一个人,在危难中,她首先想到了他。

蛇儿在初入文坛的时候,曾经崇拜过他,当时,她只知道他是北京的作家,叫王梓夫。她是通过作品认识他的,读他的书,看他的名字,蛇儿总以为他是位文坛长者。她给他写过许多信,都是以晚辈的口吻写给一个长辈的。她像崇拜父亲一样地崇拜他,也像迷恋父亲一样地迷恋他。直到有一次在武汉大学戏剧性地见到了他,才知道他原来也是一位文坛新秀。她吃了那么长时间的亏,见了面便无拘无束。她失去了一位长辈,却得到了一个朋友,她觉得很划算。

她到海南以后,曾给他写过许多信,由于没有固定的地址,他一封信都没有回过。她不求他回信,只要她能写信。她需要的是倾诉,而不是帮助。长时间以来,她和王梓夫之间就是这种关系,她总是单方面地写信,没完没了地写。她知道他在读,在认真地读她的信,这就够了。

现在,她可需要他的帮助了。

她伏在床上,给远在万里之遥的王梓夫写了一封求救信。

信写完了,她似乎觉得身上的伤痛也减轻了许多。

晓晓过来了,撩开她身上的睡衣,拿一条热毛巾,轻轻地敷着她身上的伤口。她心里一热,却没有眼泪,晓晓紧紧地抓住了她的手。

晓晓长得娇小玲珑,鲜嫩的小脸蛋儿精细得闪着光泽,像个瓷娃娃。她是湖北秭归人,那里是王昭君的故乡。物华天宝,钟灵毓秀。这样一个招人爱怜的女孩千里迢迢来到海南,为的却是寻找自己的偶像。她爱上了一个诗人,是在那个地方出版过一本薄薄小册子的小诗人。诗写得平平,人却有点儿风流倜傥。晓晓迷上了他,并为他献出了宝贵的贞操。晓晓的轻易献身抬高了那个诗人的行市,他觉得凭着自己的才华是可以随心所欲地得到任何女孩子的。他根本没把晓晓放在心上。当朋友约他闯海的时候,他跟晓晓连个招呼都没有打,便登上了南下的火车。

诗人把晓晓的魂带走了,失了魂的晓晓不顾家人的反对,拼着命来

到了海南。她没有文凭,没有一技之长,又举目无亲。求职无望,她为了能在海南站住脚并找到自己的心上人,只好忍辱到野村桑拿浴去当按摩女郎。

海南的桑拿浴,大多是藏污纳垢、供富人寻欢作乐的场所。为了她的偶像,她像打狙击战一样艰难地守护着自己。女人就是这样,你越是降价处理自己,男人越是不屑;你若是固若金汤,反而会激起勇士们的征服欲和占有欲。晓晓很快成了另一个男人的偶像,他是个东北大汉,块头儿和体重超过三个晓晓。他不但有钱,而且是个情种。别人到桑拿浴都为的是寻找一时的快乐,他却是来寻找爱情。他像迷恋一件稀世珍宝一样迷恋上了晓晓,送给她金项链、宝石戒指、华丽的时装。晓晓硬是不为之所动,连嘴唇都不让他吻一下。那个东北大汉被感动了,帮助晓晓到处去找那个诗人。

功夫不负苦心人,东北大汉终于为晓晓找到了那个诗人。当晓晓拿着东北大汉给她的地址敲开诗人的房门的时候,她傻了。诗人是腰间围着一浴巾给她开门的,而在诗人那张大床上,却躺着一个赤身裸体的女人。那个女人的高大肥胖只有东北大汉才能配得上她,而她的年龄则足可以做那诗人的母亲……

这个强烈的打击使她痛不欲生。她不明白,诗人为什么抛弃了她去找那只老母猪,他就这么不知道自己的价值,自己作践自己吗?东北大汉告诉她,跟你相比,那个女人连老母猪都不如,可是她有钱。有钱的男人可以倚红偎翠,有钱的女人同样可以玩弄男人。

晓晓绝望了,绝望中的晓晓走投无路,终于投进了东北大汉的怀抱。东北大汉将她视为心肝宝贝,宠爱有加,并答应与家里的黄脸婆离婚,跟她结为伉俪。

晓晓跟自己的偶像一起,总是言听计从,小心谨慎,生怕失去对方。跟东北大汉一起,则备受娇纵,随心所欲,动辄就使性撒野,可东北大汉就吃这一套,他觉得这才叫爱情,这才是女人。这天夜里,东北大汉要跟她做爱,她心里不高兴,耷拉着脸不同意。东北大汉哄她、求她,她还是不同意。东北大汉有点儿耐不住了,说了句重话,其实也不算重,就说她“蹬鼻子上脸”。晓晓不干了,大光其火,跳起脚地跟他吵,还摔东西,越吵越闹火气越大,最后竟冲破东北大汉的阻拦,跑了出去。

一离开东北大汉,晓晓就后悔了。出了那个勉强可以算个“家”的窝

儿,自己便举目无亲了。她只好又回到野村桑拿浴按摩女郎的宿舍里,想到了东北大汉对她的种种好处,自己无论如何不该这么任性,更不该发这么大的火。她盼望着东北大汉来找她,可东北大汉没来,她知道东北大汉也生气了。她想回去,可又放不下架子去认错。想来想去,她突然想到,自己的一条金项链还放在卫生间的梳妆台上,那是她昨晚冲凉时放在那儿的。那条项链不是东北大汉送给她的,是那个诗人给她留下的唯一的纪念物。虽说很细,值不了多少钱,可她却一直戴着。尽管知道诗人如此残忍地背叛了她,她还是不把它摘掉。为这,东北大汉曾嫉妒得把她带进了金店,你要什么随便挑,只要把那条细项链替换下来就行。她挑是挑了,回来便把新买来的项链扔进了手饰匣里,脖子上戴着的是那根细项链……东北大汉气也没用,只好无可奈何地认了。

现在,那根项链还躺在东北大汉的卫生间里,她得把它取回来。至少这是个回去的理由,她知道,只要她一回去,东北大汉便不会放她走的。

天刚亮,被夜生活折腾得精疲力竭的海南人还在酣睡,晓晓便穿过冷冷清清的大街,来到了东北大汉的单元房里。门没有上锁,她一推便开了。她有点儿感动,尽管她有钥匙,东北大汉还是一直给她留着门,甚至坐在沙发上等着她。她没进卧室,径直奔了卫生间,梳妆台上那条细项链不见了。晓晓想是东北大汉给拿起来了,抑或是把它扔掉了。东北大汉对那条项链一直嫉妒得无法忍受,像无法忍受一根扎在肉里的刺。她又悄悄地推开了卧室的门,东北大汉睡在床上,毛巾被蒙头盖着。她站门口看了他一会儿,没有动静。或许是有什么预感,或许是鬼使神差,她竟走到床头掀开了他的毛巾被。那可怕的一幕几乎把她吓得昏厥过去:东北大汉脸色紫黑,舌头伸得老长,脖子被一根藕荷色的细裙带紧紧地勒在床栏上……

晓晓稍稍镇静下来之后,立即明白了这恐怖意味着什么。她本能地冲出房门,拼命地奔逃着。她刚刚跑下楼梯,迎面便冲过来两个警察,还没容她看清警察的面目,双手便被一副铁铐紧紧地铐上了,紧接着,她被推上了警车……

五

十点半,开饭了。百灵鸟歌唱般地叫起来:“开饭喽——开饭喽——”

牢房外面响起了饭桶饭勺的敲打声，铁门下面的小窗也打开了，这个窗口很小，仅能露出半张脸。于是，大家都端着饭碗很有秩序地排在了牢门前。

所谓饭碗，实际上就是一个塑料勺，上面有一个长柄。进来之后，蛇儿才知道，这里禁止使用一切金属、玻璃、陶瓷一类的用品。她进来的那天早上，一个干事把她带来的搪瓷盆扔到了外面，发给她这个塑料勺，上面用白漆写着十三号。她觉得这个数字很不吉利，想让干事给她换一个，看到干事那铁门一样的脸，没敢开口。

这个塑料勺不但盛饭，还用它来喝水、刷牙、洗脸、洗澡、洗衣服……碗从牢门的小窗口递出去，在外面装上饭菜又递进来。蛇儿端起自己的碗，一股浓烈的焦糊味直扑她的鼻子。米是陈年老米，饭是非生即糊，上面摆着一撮用清水煮的豆芽菜，上面还带着肮脏的黑壳。牢房不是福利院，牢饭难吃，蛇儿在进来前就有思想准备，要是整天价鸡鸭鱼肉随便吃，都愿意来坐牢了。可蛇儿没想到，牢饭竟难吃到这个程度。每天的菜就是这几样，除了带黑壳的豆芽儿，就是老得全是白籽的茄子。最要命的是吃西瓜皮，闻到那股酸臭味儿，蛇儿就想吐。轮到吃西瓜皮的时候，蛇儿就得挨一顿饿。

别人都吃得挺香，特别是百灵鸟，怪不得她保养得那么好，身上皮白肉嫩，小脸蛋儿白里透红，她能唱歌，能叫唤，又能吃。谁的饭吃不了，都给她。看到百灵鸟吃得如此贪婪，蛇儿就在心里骂她：猪，海南猪！

蛇儿有时候也责怪自己太娇气了。可不是嘛，她差不多是在蜜罐子里长大的，长到二十多岁，还没尝过挨饿吃苦的滋味。父亲在一家大医院里当医生，妈妈先是护士，后来升到护士长。她是父母的独生女，父母亲不但疼爱她，而且会疼爱她。从她没出世的时候起，父母就按照科学的方法喂养她。就这么一个父母的掌上明珠，参加了工作以后依然被父母当孩子呵护着。鬼知道她为什么异想天开地跑到海南，鬼知道她为什么又生出坐牢的念头，有病。

她没想到坐牢如此的艰难，她实在无法忍受了。她算计着，给王梓夫的信已经发出去四天了，他肯定还没有收到。往外寄信要检查，查完了还得统一往外送。尽管她寄的是航空，她也要打出些损耗。还有，信是寄到北京人艺的，那是王梓夫的工作单位。可他不坐班，十天半月也不去单位一次。这封十万火急的信什么时候才能到了王梓夫的手里呢？苍天保佑

吧！

饭后是牢房里最安静的时候，或躺着，或坐着，大家都养起神来了。而在整个牢房里，最安静沉默的是一位六十多岁的海南老阿婆。她瘦小枯干，浑身蔫皮，满脸皱纹，一声不响地坐在牢房的角落里，像一尊根雕。据说，她是因销赃罪进来的。她没儿没女，孤身开了个小商店，村里有几个小伙子，偷了电视机放在她的小商店卖。案发后，她跟那几个小伙子一块儿被抓了进来。

牢房里大多是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，大伙儿都亲热地叫她海南阿婆。她不认字，也不会说普通话，谁叫她，她就会咧开无牙的嘴，无声地笑。牢房里每天必不可少的节目就是用扑克牌算命，大凡这个时候，她就会悄悄地挪到年轻人的背后，瞪着两只亮晶晶的眼睛，挨个儿地看着她们手里的牌，不时地问一句：“噜爹咪好啡？”意思是问你的命好吗？当被问的人点点头时，她的脸上便会露出欣慰的笑容。

海南阿婆从不让别人给她算命，当人们张罗给她算时，她只是摇头。蛇儿觉得，老阿婆坐牢竟坐得如此安详，对命运竟如此顺从，她把自己和牢房和整个世界都调整得如此自然和谐，实在是有些道行。蛇儿越来越对她敬重起来。

六

没看表，说不清几点了，反正夜已深了。蛇儿迷迷糊糊地刚睡着，便听到牢门哗啦啦地打开了。几乎所有的人都睁开了眼睛，又进来一个人。

大凡进来新人的时候，首先要过的就是阿英这道关。她睡在大铺的最外面，紧靠牢门，这是整个牢房最好的地方。由于有那个小窗，空气新鲜多了。而且，她一个人至少要占两个人的位置。习惯上称这个位置为头床，代表着牢房中最高的特权。其次，才是二床三床，反正是越往里，离水池厕所越近，所处的地位也就越低。新来的人，都要睡在最里边，这是在白天。要是夜里进来的，谁也不会给你腾地方，阿英要是高兴，也许会扔给你一块席子，让你睡在水池边。否则，连块席子都不会有。坐牢不是做客，没有人会客客气气地欢迎你。非但如此，进来的人还要先立规矩。两手伸开，身子和脸紧贴着墙站着，笔杆条直的，一站就是几个钟头。稍有不驯服，你就等着受皮肉之苦吧。凡是坐过牢的人都知道，真正管你的不